

英

烈

全

傳

英

烈

全

傳

繡像京本雲合奇踪玉茗英烈全傳卷三

稽山徐渭文長甫編

第十七回

古佛寺周顛指示

山中石壁壁中天

箇裏閑頭玄又玄

傳來秘教由黃石

點破真機有老顛

熱心一片援迷女

報主多情漏白猿

寶筏玄津從世出

何人更覓渡頭舡

却說太祖新受王命。拜爲吳國公。便問曹良臣說。金陵有恁賢才。我當去禮請他。良臣說。恰是未聞有人。止有一人。姓宋名濂。又不是金陵人。恰是金華人。一向聞得他是帝王之佐。國公何不一請他來一議天下大事。太祖說。我耳中也聞得有此人。但

不知何人可去請他。只見帳下孫炎對說。卑職願往。太祖囑付孫炎去請。不題。却說處州有個青田縣。那縣城外南邊有一座高山。俗名紅羅山。妙不可言。怎見得他妙處。但見

層岡疊巘。峻石危峰。陡絕的是峭壁懸崖。逶迤的是巖流湍脈。蓊蓊樹色。一灣未了一灣。迎瀑驟泉聲。幾派欲殘。幾派起。青黃赤白。黑點綴出嫩葉枯枝。角徵羽宮商。唱和那驚湍細滴。時看雲霧鎖山腰。端爲那插天的高峻。常覺風雷起巘足。須知是絕地的深幽。雨過翠微。數不盡青螺萬點。日搖蘋蓼。錯認做金帳頻移。

只因這山巖穴多端。便藏那妖精不一。真是那洞裏有毒氣。千萬條出來。或裝做婦人去騙。

人人都說道有個白猿作怪甚是沒奈

劉秉忠他的孫子名基表字伯溫中了元朝進士做高郵縣丞將及半年猛思如今英雄四起這個官那裏是結果的事業便棄了官職回鄉每日手把春秋到此山只揀那幽僻去處鋪花裊掃竹徑對山而坐觀玩不輟將近年餘忽一日崖邊豁地响一聲如若重門洞開只好一人側身而進那伯溫看了半晌便將書丟下大步跨入空谷中却有人大喝說裏面毒氣難當你

們不可亂走伯溫乘着高興只顧走進洞中黑黯黯的也有幾處竟是一坑水也有幾處竟如螺螄纏伯溫走了一會正在心焦轉灣抹角却透出一點天光來伯溫大喜說必竟有個下落又走數百步只見日色當空天光清朗有石室如方丈大一個

所在石室上看有七個大字道此石爲劉基所破伯溫心知此
是天意令我收此寶藏却將大石一搥便裂只見毫光萬道一
個石函中有抄寫的兵書四卷伯溫便仰天拜謝將書懷在袖
中竟走猛聽一壁廂豁喇一聲古藤上跳出一隻白猿望了伯
溫張開了口扯開了腳竟撲將來伯溫便喝道畜生天的寶貝
原說與我劉基你待怎麼那猿歛形便拜伏在地說自漢張子
房得黃石公秘傳後來辟穀嵩山半路之中將書收藏在內便
命六丁六甲拘本山通靈神物管守丁甲大神在雲頭上一望
看見小猿頗有些靈氣便拘我到留侯面前留侯張子房封爵名號那留
侯却把手來打一個圓圈我在此便只好到山下山上走走動
動再不得出外一要今日天意將此書付與先生輔主救民要

我在此無用。望先生方便。破開匣。便對說。天書我雖收得。其中方法。竟不曾看。倘其中有破。開圓圈方法。我方好放得你。目下我如何。得那白猿。只是苦苦哀求。說先生。你此時不放我去。何時再得進來。我前者被留侯拘束時。曾問他說。何年放我。他便說。留着留着。遇劉方放着。今日遇着劉。便須遇着放。先生只是可憐見。寬鬆小猿。符我遊行洒落。徧看錦繡江山。伯溫見他哀求。不過便要從袖中扯出天書來看。誰想袖兒小。書兒大。只扯得一本出來。將手翻開。恰是落末一本。湊巧簿面上。寫着拘收白猿。管守天書事情。看到後面。果有打破圈箍放猿的神法。伯溫心中也要試驗一番。却又不會。戒飭得他的野心。看了又念。念了又看。不

一歇便把寬他的法。指畫就完。那白猿朝了伯溫拜了幾拜。竟從山後就跳。伯溫也不顧他。扯開脚復原路。而回轉過頭來。那石壁依然合了。伯溫路上。且驚且疑。方到家中。只聽得人說。山上有白光一條。光中燦燦的。恰如白猿一個。奔到淮西那路去了。不題。伯溫雖得此書。其中指趣。尚未深曉。因歷游名山。佛寺。訪求異人。提醒。聞說建昌人。有個周顛。年十四歲。得了顛疾。便乞食于南昌。及到長成。舉措詭怪。人莫能識。每常見人便大叫。告天平。告天平。人也解不出。今在淮西濠州山寺。伯溫心下轉道。一向觀望天象。帝星恰照彼處。今日此行。正好探聽。遂收拾了琴劍書箱。安頓了家中老小。次日起身。不一日來到濠州。打聽周顛下落。人都說在西山古佛寺藏身。伯溫便往寺中。見那

周顛身倚胡床口中念念的看着一本齷齪齷齪沒頭沒腦的書。伯溫近前便拜說請教請教。那周顛那裏來采。伯溫隨訴說小可不辭跋涉而來。全望先生指教。周顛見他志誠便把那看的書遞與伯溫說你拿去讀十日內背得出便可教你不然且去不必來見。伯溫接過書厚二寸許與前石匣中所得的大同小異。是日就在寺中讀了一夜。明早俱覺溜口兒背得。周顛便說爾天才也。因一一講論未及半月盡皆通徹。伯溫欲辭而行。周顛說此術是帝王之賢。值今亂離勿可蹉過。且回西湖自有分曉。伯溫別了周顛。進到濠州城東裝起程。只見店小二見了伯溫狠濁濁的自言自語一些也不對付着。伯溫伯溫焦燥說你這小二官好沒分曉。我在此打攪了一番自然算房錢飯錢。

酒錢還你。你何須唧唧噥噥不撚不採。店小二道。客官不是小人。不來支值。但只爲我主人孔文秀有個女兒。年方一十五歲。近來爲個妖精所迷。每夜狂言亂語。今日接個醫人來。他說犯了危疾。只在早晚。因此懷慮。衝撞了相公。伯溫便問說。什麼妖精。如此作怪。我也畧曉得些法術。快對你主人說。我當爲你滅除。店小二不勝之喜。連忙進去。與主人報知。頃間孔文秀出來。見了伯溫。備訴了精怪事情。因說公相果若救得。小可便當以小女爲贈。伯溫說。除災祛患。君子本心。何以言謝。便叫文秀領了。到女兒房中。看他光景何如。以便攻救。文秀把手携了伯溫。逕到女兒床前。揭起了帳子。伯溫輕輕叫道。取個燈兒來。待我仔細觀看。便知下落。正是。伊誰錯認梨花夢。喚起閒愁斷送春。

你道却是如何

第十八回 劉伯溫法遣猿還

巖壑千重路轉偏 春陰漠漠帶炊烟

因投野店還呼酒 笑問名山數舉鞭

籠鳥對人喧曙色 桃花臨水弄新妍

多情爲訪天台路 月下天酒在船

話說文秀的女兒被妖怪迷住。日暮昏沉。恰聽得伯溫說有除妖之術。不勝之喜。便領了伯溫到兒房中觀看。怎麼模樣。那文秀說我女兒日間亦是清明。但得晚間便是十分迷悶。公相日間看恐尚未分明。還到晚間。方見明白。伯溫說不妨不妨。揭開帳來看。但見

春山雲半蹙。秋月雨偏催。悶到無言。苦慙慙。恍似經霜敗葉。
愁來吐氣。昏迷迷。渾如煙鎖垂條。若明若暗的。衷腸對人難。
吐如醉如痴的。弱態只自尋思。花鎖千點淚。迴雲斷雨。總成
愁。香散一天春。怕夜羞。明都幻夢。扶不起。海棠嬌睡。襯不上
芍藥紅殘。

那伯溫看了一會。竟出房來。對文秀說。今夜可將你女兒另移。
在別處去睡。至夜來。我往令愛房中。自有區處。文秀得了言語。
急急安排靜室。移女兒別處去睡。將及一更左右。伯溫恰到房。
裏睡在床中。把劍一口。緊緊放在身邊。房門上已蚤貼了靈符。
念了法咒。分付衆人都各安心。困不必在此驚動攪擾。房中
止點一盞琉璃燈。也不大明。大約約莫二更。只聽簾櫳响處。妖

怪方纔入門。那符上豁喇喇一聲。真似霹靂空中傳號令。太華頂上折岡峰。這妖恰已倒在地。上宿溫近前一看。就是前者紅羅山上用法解放的白猿。伯溫便問你如何直來到此。那白猿叩頭謝了。前日釋放之恩。便說近因城外鍾離東鄉皇覺寺內。有個真命天子。因此各處神祇都去護衛。我那日便敢斗膽在雲中番筋斗過來。不意撞着恩主。伯溫便分付說。我前日爲好。把你寬鬆些。誰知你到在此昏。婦女還該吃我一劍。姑念你保守天書分上。放汝轉去。以後只許你在山林泉石之間。採取些松榛果實。決不許擾害人家。白猿拜領而去。伯溫次早將此事說與文秀。文秀便說。將女兒爲贈。伯溫固辭。欲逕到皇覺寺來尋訪真主。恰又想天時未至。因此取路向青田而行。道過西

湖湊與原相契結的。宇文諒曾道：「源宋濂趙天澤遇着便載酒同遊西湖。舉頭忽見西北角上雪色異常，映耀山水道源等分韻題詩爲慶。」獨伯溫縱飲不顧，指了雲氣對着衆人說：「此真天子出世。王氣應在金陵，不出十年，我當爲輔。」兄輩宜識之。衆人唯唯。向晚分袂而別。自此暑往寒來，春消秋息。伯溫在家中只是耕田鑿井，與老婆妻兒隱居在壑之內，不覺光陰已是十年之期。那些張士誠、方谷珍、徐壽輝、劉福通時常用金帛來聘他。伯溫想此輩俱非帝王之器，皆力辭不赴。話分兩頭，恰說大夫孫炎領了太祖的軍令，來到金華採訪宋濂。那宋濂清潔自高，居止不定，也有時挈同舊侶尋山問水，也有時偕知己看竹栽花，也有時冒雪夜行，如剡溪訪戴，也有時乘風長

往如步兵入山心上經綸倏忽間潛天潛地手中指點霎時裏驚鬼驚神胸中書富五車筆下文堪千古

人都稱他爲斗文宋先生恰爲何稱他做個斗文只因他父親當初極好風水用了許多心思選擇一塊地面葬他乃祖那術人說道這形勢分明是金牛開口葬後必生聰慧文章之杰卓越百世開葬之夜恰見一道毫光正衝到那北斗口內再掘下三尺一個東西像麒麟白澤光景直奔出來也不撞人也不聲响一直逕往宋公住的屋子裏藏躲內中有好事的便跟了他走入屋子裏來尋那裏得有一年生下這宋濂時四邊鄰舍俱聞得他家似龍吟虎嘯震响了一夜後來長成到四五歲便能日誦萬言偶一日門前有一個和尚走過說道貧僧善相

他的父親便領宋濂出來問說師父此子何如那和尚道此是
斗木獬生身手心中必有紋理衆人方去認看果見他手心中
紋理宛然成斗文二字因他大來文聲大震所以都稱他爲斗
文宋先生因作長歌爲之稱讚

短劍在匣中

秋水蓮花芒

芒色佳且好

豈爲人所防

所貴金玉姿

含輝有章光

諒哉宋公子

瑤瑜映明堂

熏風動九夏

鳴音來鏘鏘

至寶吐洪亮

不特華澤芳

沈思不能寐

攬裳看斗光

那大夫孫炎到了宋濂家邊。誰想緊閉着門。門上大書說。倘有
知已來尋。當至台州安平鄉相會。孫炎便轉過馬頭。向台州安
平鄉進發。不一日。來到安平鄉林莽中。遠遠望見三個人。携手
而行。俱戴一頂四角斜鑲東坡巾。都着一領大袖沈香縣布六
幅摺子道衣。腰間各繫一條熟經皂絲絛。脚下都套一雙白布
鞮。端着的是棕結三耳麻鞋。後面又有一個山童。縮了個雙丫
髻。隨常打扮。恰挑着一担琴劍書箱。自自在在的對面走來。孫
炎望見舉動。不是個村夫俗子。行藏心中想道。三人之中。或是
宋景濂在內也。未可知。便把馬拴在柳陰之下。叫從軍跟了走
來。自家便把巾幘整一整。恰向前施禮道。來者莫不是宋景濂
先生朋友麼。那三人也齊齊行了官禮。其中一個問說。尊公要